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Zhongguo Gongchandangren De
Makesizhuyi Guan

曹富雄 郭淑兰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序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一个非常老的老问题，又可以说是一个特别新的新问题，甚至是全世界都在寻找答案的世界性难题。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富雄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和探索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明了，事实上却十分复杂的重大问题，且选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特殊视域，能就此争取到一个国家课题，这对于地处西北边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重大收获了；能把这个国家课题做得让国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可且通过国家课题评审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在不久前刚刚揭晓的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该课题荣获一等奖，更是值得恭贺的一件喜事。当代中国的的确确需要人们搞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搞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马克思主义观。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作为一个社科课题是必要的，作为一个理论著作出版让更多的人搞清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在这本专著中，所谓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个论题？研究这个论题将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一论题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该论著看来，任何一个论题在客观上不外乎其“历史”、“逻辑”、“价值”三种基本存在形式，因而在主观上对于所选择的论题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逻辑梳理”、“价值定位”，理应成为任何一个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逻辑梳理和价值定位，旨在寻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该论著的理论建树也正在于此。

追溯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高潮迭起。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巴黎公

社建立、从巴黎公社失败到第二国际破产、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到苏联解体、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至今，期间三次高潮与两次低潮相互交替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付诸实践中具体化、在具体实践中多样化、在多样化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走向日渐明朗。

正视现实，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喜有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天地宽，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国际环境将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处境难。马克思主义不仅面临着外部生存环境的考验，而且要解决内部出现的诸多差异和分歧，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原因而导致的种种实践结局和理论迷雾。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在“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和“就题论题”的教条主义这两个极端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生存和发展。

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发展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何去何从，说到底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涉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知识，也是一种科学思想，还是一种科学方法，更是一种科学精神。在此意义上，普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工程；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工程；提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用工程；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灵魂工程。

该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逻辑梳理、价值定位、实践架构，这在学术、理论、实践层面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在学术层面，该论著从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现实依据的比较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演变；从本体论、实践论的统一中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特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地位；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把握中寻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从而弥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在理论层面，理清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开发和优化马克思主义学理资源的基础性课题，也是实施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性前

提。马克思主义学理资源极其丰富，实施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立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弄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而为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开发和优化马克思主义学理资源创造根本性前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将为理论界更加有效地回应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重要的价值引领。

在实践层面，构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既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先导，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南。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总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既有过胜利的行进，也有过暂时的挫折。胜利的行进总是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相联系，而暂时的挫折也总是同偏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关系。从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逻辑及其价值，有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何去何从，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不论别人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命运，起码在曹富雄和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将指引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中国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因此而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正确的旗帜和道路，进而也必将为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

在主义的信仰上我们是同道，在专业工作中我们是同仁，在工作经历上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同事，故写下几段不成熟的话，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契合。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2011年6月8日

目 录

导论	(1)
一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1)
二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8)
三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0)
四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24)

上 篇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演变	(35)
一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演变动因	(35)
二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演变历程	(54)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本体论”内容	(73)
一 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辨析	(73)
二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提问	(76)
三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应答	(88)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论”内容	(127)
一 提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何必要	(127)
二 解决“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何以可能	(133)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特征	(155)
一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演变”特征	(155)
二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内涵”特征	(187)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地位	(200)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200)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南	(215)

中 篇

第六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229)
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	(229)
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内容	(250)
三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总体评价	(261)
第七章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	(270)
一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	(270)
二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280)
三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价值定位	(295)
第八章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303)
一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解读	(303)
二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逻辑梳理	(316)

下 篇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349)
一 追溯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高潮迭起	(349)
二 正视现实：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喜有忧	(358)
三 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发展任重道远	(371)
第十章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81)
一 普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	(381)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	(389)
三 提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	(413)
四 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	(423)
后记	(435)

导 论

李大钊先生在他 1919 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开头这样说：“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① 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难免欺人之谈。为了不至于此，研究者必先作一些相关综述，不妨称作导论。导而论之，确立“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论题，就是为了科学阐述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一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研究对象作为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的客体或论题，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作为构成客体或论题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是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展开。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对象，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演变、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历史地位为内容的研究。

（一）研究对象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个论题作为研究的特定对象，至少包含着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论题，即“马克思主义观”、“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只有通过对上述论题的辨析，才能阐明中国共产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 页。

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对象。

1. “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观”这个论题，是李大钊先生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先提出的。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看法，即人们在如何认识、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形成的基本观点。由于时空的变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观的深与浅、狭与广、是与非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对象总是涉及马克思主义观的三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观的理性与感性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观的特殊与一般的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观的理性与感性的问题上，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具有理性规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观。既然马克思主义观是人们在认识、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实践是人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那么，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观可分为“感性的”和“理性的”两个层次。就我国而言，感性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所拥有，他们主要通过外界的教育和影响以及亲身的学习和感受等渠道接触、了解、体验马克思主义，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朴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看法。由于感性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是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反思，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赞成还是反对，都很容易受到外在影响而发生变化，因而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理性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拥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着自觉的理论和高度的理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着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观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有着科学的方法和自觉的行动。由于理性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虽然只为少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研究者所拥有，但是，能够对感性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能够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意识形态，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具有理性规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马克思主义观的特殊与一般的问题上，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观。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的特殊与一般的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观的狭义与广义的问题。一般说来，凡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触、有所感受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评价、运用，尽管这

些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不总是科学的自觉的,有时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是对所有拥有马克思主义观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概括和总结,它应该能够解释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评价、应用问题。而“特殊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是指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指南的人或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观。“一般马克思主义观”与“特殊马克思主义观”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是否赞同并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表现在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显然,只有对那些既赞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指南的人或政党来说,才存在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一般马克思主义观”是只包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观,而“特殊马克思主义观”则是包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所要研究的当然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上,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具有科学指导性的马克思主义观。严格说来,无论任何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是马克思主义观的任何组成部分,都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当然以科学地、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以科学地、正确地评价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以科学地、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观的正确与错误、科学与非科学,主要看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是否正确和科学。换言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的探讨,是在理性马克思主义观、特殊马克思主义观、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三个不同范畴层次同时进行的。说到底,我们是在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探讨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地、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重大课题。理所当然,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具有科学指导性的马克思主义观。

2.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个论题,是周向军先生于2001年发表的《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先提出的。^①根据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观”概念的界定,所谓“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当

^① 周向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

然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认识、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它应该有两个层次：一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二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两个层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集中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并集中体现在不同时期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因此，总体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应以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为特定对象。具体说来，这种研究将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研究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特征、结构和功能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它要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属马克思主义观的“本体论”内容。

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何正确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的认识，它要回答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应怎样做”、“不应怎样做”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属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论”内容。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是以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如何认识、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所形成的“本体论”和“实践论”为整体研究对象的研究。

（二）研究内容

如果说研究对象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抽象，研究内容是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展开，那么，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对象，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演变、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历史地位为主要内容的整体研究。

1. 历史演变研究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真相。虽说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由此可知，历史有“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别，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充分利用人们书写的历史记录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身。人类历史活动本身既有“实在的事实”，也有“历史的事实”。

实在的事实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但我们对那个事实的解释，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就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释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须有充分的解释，才算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也是暂时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意味着，历史的演变是一方面，对历史演变的解释是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既有一个“实在的事实”问题，也有一个“历史的事实”问题。问题就在于，如何通过“历史的事实”，弄清其“实在的事实”。这就涉及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历史演变的研究，包括“历史发展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在这里，历史发展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理解、看待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影响因素研究，意在理清那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理解、看待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因素。

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过程大致表现出“一个铺垫、两次飞跃”这样一个“三部曲”的历史演变轨迹。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次历史飞跃时期（1917—1978年）。期间，从十月革命到“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铺垫阶段；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曲折转变阶段；从遵义会议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成熟与发展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文革”的结束，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再发展与大反复阶段。第二，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二次飞跃时期（1978年至今）。期间，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重新确立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拓展时期；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是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化时期。

就影响因素而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演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第二，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探索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条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发挥着总体性的作用。

2. 基本内容研究

内容，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形式，

则是指构成内容各种要素的结构或内容的外在表现方式。虽说现实中的任何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侧面，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统一体，然而对于具体事物来说，决定其存在和表现形式的是内容。这就意味着，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现状的认识，最终取决于对该事物内部各要素即内容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虽然有一个存在和表现形式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在要素及其结构问题。这就涉及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基本内容的研究。这里至少应搞清楚有关马克思主义观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认为，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质、特点、结构、功能、命运等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说明。^① 在我们看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作了“本质—特征”说、“结构—功能”说、“发生—命运”说等不同层面的应答。二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终究涉及为什么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此，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先后作了“必要性”认识和“可能性”答复。

3. 基本特征研究

特征，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外在体现。作为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外在标志，特征既是事物运动过程的反映，也是事物运动结局的体现。由此可知，特征既反映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方面的特征可视为“历史演变”特征，也体现着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共有的内在属性，这方面的特征可视为“理论内涵”特征。任何事物都是外在过程与内在属性的统一体，从“历史演变”和“理论内涵”两方面分析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理应成为研究事物基本特征的一般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既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问题，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的理论内涵问题。问题就在于，如何对这一历史演变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说明，这就涉及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基本特征的研究。但从以往看，此项研究并不多见。在今天看来，急需从两方面加强研究：一方面是“历史演变特征”研究，就是要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理

^① 周向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

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与发展相统一、领导与群众相联系等“过程”特征，以及指导思想的相通性、基本国情的阶段性、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实践基础的动态性、时代课题的嬗变性等“背景”特征；另一方面是“理论内涵特征”研究，就是要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其理论内涵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

4. 历史地位研究

地位，是指事物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和达到的程度，故有“历史地位”之说。就一种理论而言，其历史地位是有所指向的，既指向其相关理论，又指向其具体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地位也有着两方面的指向。一方面是指向理论的，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所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其理论渊源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所反映的“历史地位”往往被界定为“理论价值”。另一方面是指向实践的，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其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所反映的“历史地位”往往被界定为“实践价值”。

从理论价值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体而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双重意义：在“开初”意义上，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先导；在“终端”意义上，它最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奠基之作。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和形成的理论先导，也最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实践价值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南。具体而言，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结晶，是奠定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结晶，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其中，邓小平理论是开创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捍卫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

思想是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

二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般说来，历史是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则是指这种事物的发展状态。任何研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历史是指研究所反映的过程，现状是指研究所体现的结果。对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和分析，往往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为起点的研究。

（一）研究历史

从1919年李大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观”概念至今，在90年的历程中，国内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19年至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观”概念的首次提出和一度沉寂时期；从1978年至今，是“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再度兴起和逐步深化时期。

1. “马克思主义观”概念的首次提出和一度沉寂

“马克思主义观”这个概念的最早出现，是在李大钊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6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说：“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①李大钊第一次系统而简洁地将他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总结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唯物史观，又称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现在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和关于将来的理论（社会主义运动论）三大部分。总起来看，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和我们后来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划分基本一致，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把握。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先生的文章虽然冠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名，而主要的内容则是对马克思学说的梳理和介绍，并没有具体阐释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观”一词的深层含义并未得到真正论述，人们只能通过该文的内容去理解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之所指。李大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观”的概念后，在中国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尽管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自觉的理论反思, 甚至于“马克思主义观”这一概念一度沉寂, 也未再出现。改革开放以来, 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再度兴起, 并进入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时期。

2. “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再度兴起和逐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苏联模式的失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主义观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其突出表现是, “马克思主义观”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方向, 尤其是通过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 逐渐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问题也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理论认识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 至今为止, 所有以“马克思主义观”为题的论著, 或是从一般意义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或是关于某人、某时期、某思想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 如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的研究。凡此种种, 对“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大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概括性论述。这种研究的历史足以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现状。

(二) 研究现状

就国内而言, 有关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论著已经不少, 据不完全统计, 大约有100多项, 主要是学术论文, 且主要集中在1997年以后。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观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可视为一般研究型; 另一类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可视为个别研究型。

1. 一般研究型: 马克思主义观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作为一般研究型, 主要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统一。梁树发先生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他在1999年提交的博士论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辨析》中，从“认识论”和“价值观”两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观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它不仅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前景即马克思主义怎么样的问题提出看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还应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方法论。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体系。”^①在这里，梁树发将马克思主义观的内涵规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怎么样”、“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观就是由这三方面构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体系”。这实际上是从认识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规定。从“价值观”角度出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观不仅包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还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特别是认识者对马克思主义是认同还是排斥的意思。所以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统一。”^②可见，梁树发先生论述马克思主义观的“三个基本规定”时，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有“认识论”意义的问题，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有“价值评价意义”的问题，因而是“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统一。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自“马克思主义观”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第一次较为详尽的理论表述。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实践论”的统一。周向军先生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他在2003年发表的《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从“本体论”和“实践论”两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观做了比较详尽的阐发。在周向军看来：“所谓马克思主义观，一般地说，就是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具体地说，它至少具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本质、特点、结构、体系、功能和命运等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发生观、发展观、本质观、特征观、结构观、体系观、功能观和

① 梁树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辨析》，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同上。

命运观,等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问题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说明,从本质上说,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首要内容。二是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里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宣传观、研究观、运用观、捍卫观、坚持观和发展观,等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应怎样做’、‘不应怎样做’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说明,从本质上说,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规律的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内容。”^① 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自“马克思主义观”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又一次较为明晰的理论界定。

2. 个别研究型: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

作为个别研究型,主要是对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现将这个层次的研究成果作如下归纳。

(1) 关于“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运用问题时,对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看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已经作过颇有成效的探讨。其中,陈桂香博士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她于2006年提交的博士论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②,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生成因素、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观分别作了颇为细致的归纳。就“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而言,陈桂香博士的研究的确具有“一般研究型”特点,但相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而言,陈桂香博士的研究仍旧具有“个别研究型”特点,因而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生成因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确立、发展和转变的。

^① 周向军:《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② 陈桂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